

午夜的街燈照亮人們歸家的路，也把佝僂腰身、步履蹣跚的曾伯身影拉長了。忙碌了一整天，這位住在劏房、做清潔工的87歲老人家，回家路過紅綠燈位時，立即把瘦弱的身軀挨到燈柱上喘氣……

本港人口急速老化，安老院舍一位難求，不少長者像曾伯一樣，也許「等到死」還未能輪到宿位。「一日活着，我都要繼續勞碌，捱到死嗰日都住喺度！」屈在劏房的曾伯嘆氣說。

大公報記者
盛德文、黃山（文、圖）

蜷居深水埗劏房的曾伯，正是本港眾多老無所依孤寡長者的範例。老人家對大公報記者訴說他的故事，1934年他在廣東海豐一個小漁村家庭出世，60年代初結婚，很快就做了爸爸，新生命的到來原本歡天喜地，但當年生活赤貧，身為一家之主的他，在1963年底跟隨行船的親友來到香港搵食。

當年曾伯聽朋友說年輕的人比較易找到工作，於是他在1964年辦理身份證時，他報細六歲在1940年出生，當時30歲的他搖身變成一個24歲青年。

因為沒怎麼讀過書，曾伯一直從事基層工作。最初在米舖打工，數年後他考獲車牌，改行做司機，幫人開車送貨，壯年以後，身體難再承受沉重的體力勞動，只好轉行當看更，一做就是十年。十多年前，曾伯連做看

更也超齡，唯有改行做清潔工，做到今日。

獨自在香港打拚的曾伯，多年來都將微薄的薪金寄回鄉間，供養妻兒和父母。擔起一家人生活重擔，他早已捱到弓腰駝背。

1984年，曾太獲批來港定居，在一家製衣廠找到工作，兩人合力打拚，曾伯才稍微喘過一口氣。曾伯說，那時候兩夫妻租住長沙灣一個不足百呎的劏房，為了慳多一點錢，連冷氣都不敢裝，僅靠一扇小窗透氣。

孤苦 喪妻無人可相依

很不幸，兩個多月前曾太身故，曾伯又再過着孤苦伶仃的生活。晚年喪妻，還要日日勞動，為人家做清潔的曾伯已是無力打掃家居，房間一片凌亂，鐵架床上擺滿了各種雜物，房內散發難聞的霉味。「大熱天時，收工後會盡量在街頭蹣跚到深夜，才回家瞓地下，地下比床涼快嘛！」老人家

長期與蚊和甲由為伴，

▶曾伯住的劏房無冷氣，大熱天時僅靠一扇窗吹風。



掃一掃
有片睇



▲夜闌人靜時，曾伯拿出家人的照片，看看小孫女，以慰思念之情。



▲生活的重擔將曾伯壓得透不過氣，身軀早已弓腰駝背。

早已習慣。

為了節省一分一毫，曾伯自創慳錢「法寶」。在廁所水台上擺滿十多個儲水用的膠樽，水龍頭下放著水殼，將水龍頭擰鬆些小，每隔一、二秒才滴出一滴水，半天下來就可以儲滿一殼水，之後再倒入水樽備用，「咁樣接水，水錶不會轉，計唔到數，一年都可慳番唔少水費。」老人家別有一套生活哲學。

平日沖洗，曾伯大都去鄰近的公廁浴室，每次沖完涼或洗完衫後，更會順道把水樽裝滿水，帶返屋企用來洗面、沖廁，「能慳就慳，鬼叫你窮咩！」曾伯說。

實齡87歲的曾伯，現時在九龍城做清潔工，下午三點做到深宵十一點。「做清潔工每月有9000幾，加上1400幾蚊的嘅生果金，每個月有萬一蚊，扣除5000蚊房租同3000蚊生活

費，仲可以剩番3000蚊。」

心願 入老人院度餘生

「暫時仲無必要叫政府幫我，我仲做到嘢。」原本曾伯曾想過叫在鄉間的獨子來港照顧他，惟兒子亦已經59歲，怕適應不到香港的生活，拒絕申請。每當過節，又或夜闌人靜時，曾伯經常拿出孫女及家人的照片看看，聊解思念家人之情。

「如果有日我真的再做到，積蓄又使晒，又病到唔識郁，唔知點算好時，希望政府可以幫下我，送我到老人院度過餘生。」想到未來，曾伯臉上露出無奈和淒酸。

望着劏房裏的曾伯，想到本港近60萬在職長者中，大部分都是從事清潔等低收入勞動工作，記者心有戚戚焉。



▲為了慳水費，曾伯會將水龍頭擰鬆些小，一滴一滴儲水，再倒入水樽備用。

人口老化加劇 2040年長者料逾252萬

高齡海嘯

現時全港65歲以上長者約有145萬人，預計至2040年人口將增加至252萬以上，佔總人口33.3%，而長者人口超過250萬的情況，估計將維持最少30年。

據政府在今年4月13日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統計數字，60至64歲年齡組別的人口，在過去十年持續上升，由2010年約37.2萬人增加57.0%至2020年的58.4萬人，佔總人口的比例亦由5.6%上升至8.3%。

生活貧困 無法退休

60至64歲的勞動人口，由2010年的12.4萬人，增加至27.5萬人，十年間增幅逾1.2倍，當中就業人數同樣大幅上升，由2010年的12萬人增加超過一倍至2020年的25.8萬人，佔總勞動人口比例由3.7%上升至7.7%。按職業劃分，在2020年，60至64歲的就業人士中，佔73.5%從事

較低技術職業。在65歲以上的就業長者中，不少是低技術職業長者。

政府雖然鼓勵長者就業，不過大部分的老年就業人口皆從事收入較低的低技術職業，如曾伯做的清潔工，薪酬微薄，令老人家生活要死捱死抵，這種「重返就業市場」，只因為生活逼人。



▲本港高齡化問題日趨嚴重，現時65歲以上長者約有145萬人，預計至2040年人口將增加至252萬以上。

社區安老服務大落後 團體促檢討政策

急需完善

本港自1977年起提倡「居家安老」、「社區照顧」的安老概念，如今更以「居家安老為本，院舍照顧為後援」作為安老政策方針。目前，本港的社區照顧服務主要分為四類：「家居為本」的社區照顧服務、「中心為本」的社區照顧服務、為照顧者提供暫託服務，以及為身體機能缺損程度輕微的長者提供預防性服務。

平均輪候7至11個月

2013年，政府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（即「社區券」）實驗計劃，社區照顧服務的年度經常開支在10年間增加兩倍，至2020-21年度的38億港元。

儘管如此，人口老化加速，上述發展進度遠遠未能滿足社會對安老護理服務的強勁需求。據立法會資料顯示，2021年5月，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增至7至

11個月。安老事務委員會預計，到2026年社區照顧服務將缺少18000個名額。

更嚴峻的問題是長期護理服務的財政持續能力，長期護理服務由公營機構主導，家居為本和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單位成本的90%至96%均由政府補貼。與此同時，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收費低廉，導致私營機構難以與之競爭，因此缺乏參與。

有民間團體及政界人士就多次批評，政府實際行動與「居家安老」背道而馳，要求政府檢討長期護理政策的廣度、深度及財政持續能力。

每年逾7000長者 未輪到宿位已過身

僧多粥少

據社會福利署網頁，本港共有787間安老院舍，分別由政府機構、非牟利機構及私營機構營運。但安老院舍宿位遠遠追不上需求，不少長者「等到死」都未輪到。據羅致光今年1月31日在網誌表

示，輪候資助安老宿位期間過身的長者，2016年是6104人，2017年是6259人，2018年是6866人，2019年是7045人，2020年是7024人。數據反映長者輪候宿位的情況未有緩解，長者希望「老有所終」，恐怕還有一段距離。

據社署回覆《大公報》，截至2021年8月31日止，共有34146名長者登記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，當中等候護理安老宿位有28289人，等候護理安老院舍宿位有5857人。在輪候時間，護理安老院是19個月，護理院是21個月。

87歲曾伯：捱到死都仲住緊劏房

安老宿位難求 安能老有所終？

